



静水流深

——一位抗战老兵的人生掠影

■田广学

近日，一位已故老兵的故事，引起了编者的注意。

老兵的人生是一本厚厚的“书”，“书”的开篇这样写道：“我的岳父包玉山，1920年出生，是一位普通的蒙古族老兵。”

继续往下读：1938年参加革命的包玉山，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中一路走来，后接连投身新中国铁路建设、北大荒开发、东北林业建设——这位“普通的蒙古族老兵”62年的人生经历，

——编者

身边·家有老兵

跃马大青山

我的岳父包玉山，1920年出生，是一位普通的蒙古族老兵。他从小成长于科尔沁草原上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。当日寇犯我河山、践踏国土，烧杀抢掠之时，岳父毅然放弃了安逸生活，加入草原上那支远近闻名、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队伍——大青山抗日骑兵支队。

岳父善骑，有一手镫里藏身绝活，骑马时能将身体贴于马肚一侧，远远看去像是只有一匹马在飞奔。加之自幼习枪、枪法精湛，加入大青山抗日骑兵支队不久，岳父被任命为骑兵分队长。

一日傍晚，岳父和战友们外出执行任务途中，发现附近有敌人埋伏。队伍疾速奔袭，一位战友骑的是骡子，跑不快，远远落在后面。“分队长，分队长……”听到那位战友的喊声，岳父毫不犹豫调转马头，将胯下的蒙古马换给战友，自己骑上骡子。

“分队长，你行吗？”那位战友迟疑不决，岳父一鞭子抽走蒙古马，大喊道：“快赶队伍，不要管我！”

岳父落了单。环视两侧，敌人的枪口黑洞洞的，一排排钢盔在夜色里闪着寒光。敌人最终没敢开枪。后来，岳父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险，是因为敌人误以为他们是大部队派出的先头侦察兵。因敌人兵力有限，恐难与后续大部队抗衡，才没敢轻举妄动。

那次脱险后不久，岳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岳父随所在部队转战多地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、渡江战役。再后来，岳父所在部队转入铁道兵部队。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岳父与战友们奉命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。

和国家紧紧相连。

查阅资料，包玉山的故事此前未曾见诸报端。所幸，在他去世后的40多年里，那些燃情岁月里的动人故事，在一代代家族成员口耳相传的讲述中，在一次次饱含深情的追忆中，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
于是，今天我们得以走进老兵包玉山的人生。老兵的故事并不遥远，老兵的精神，因我们的铭记而永恒。

血战“无名川”

20世纪70年代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《激战无名川》，讴歌了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冒着敌人炮火抢修无名川铁路大桥，建起一条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英雄壮举。

岳父生前非常喜爱这部电影。他说，电影里的故事，正是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真实写照。他的心里，也有一座“无名川”……

那时，敌人对我志愿军实施“空中绞杀”，白天无休止地狂轰滥炸。担负抢修任务的岳父和战友们，只能趁着夜色迅速抢修。敌人再炸，他们再修，确保通往前线的“生命线”畅通无阻。

在抢修一座过江铁路桥的任务中，岳父和战友们从午夜开始，连续几个小时泡在水中作业。为避免敌人发现，作业时不能点灯。漆黑的夜色中，他们只能凭借胆识和经验，相互配合推进作业。众人齐心协力，桥梁顺利抢通。

没想到，那天天刚放亮，狡猾的敌人突然来袭。志愿军官兵与敌人的较量开始了：修、炸、炸、修；前面的战士倒下了，后面的战士立即冲上去……岳父含着泪对我们说，当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呼啸驶过时，全连幸存的战友已不到三分之一了。

突击“隘头崖”

20世纪50年代，岳父和战友们从朝鲜回到祖国后，征尘未洗、马鞍未卸，很快转战江西，投入到鹰厦铁路的建设中。鹰厦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条重要的战备铁路，建设时间紧、任务重。作为“尖刀营”成员，岳父和战友们锚定“早日建成通车”目标，吃在工地

上，睡在山洞里，争当“筑路先锋”。

岳父右手无名指残疾没有知觉，就是当年在开山放炮时落下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铁道兵施工设备比较落后，很多任务的实施依靠人工。部队在江西一座名为“隘头崖”的山上施工时，岳父主动加入“突击队”并担任副队长，承担起在山腰打炮眼的任务。

施工时，岳父与一位战友结成小组，两人用绳索将身体捆在一起，荡在崖壁间轮换着抡锤、掌钎。“隘头崖”全是坚硬的花岗岩，即便一锤一钎只像“蚊叮一口”，铁道兵官兵仍靠着千锤万钎，一步步攻克难关。

眼看打炮眼的任务就要圆满完成，没想到，因连续作战过度劳累，和岳父一组的战友抡锤时一锤跑偏，正好砸在岳父右手无名指上……

多年后，每次说起建设鹰厦铁路的故事，岳父总会举起那根无名指，幽默地说：“看，这是当年开山时留下的‘备忘录’。”

鹰厦铁路建设期间，岳父两次荣立三等功。2017年，我与妻子到厦门旅游。当列车行驶在鹰厦铁路上时，妻子感慨地说：“我们是在父辈的托举下，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哩！”

屯垦北大荒

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1958年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后，岳父和战友们响应党的号召集体转业，乘坐火车一路向北，挺进黑龙江密山，开发北大荒。

那时的北大荒，荆棘丛生，沼泽遍布，渺无人烟。火烧荒，人拉犁，挖地窖……作为所在农场的领导干部，初到北大荒的岳父率先垂范，带队在一线垦荒。

后来，因工作需要，岳父被调到后勤部门任职。为人刚正不阿的岳父，抓起工作“丁是丁卯是卯”，得了个“包黑子”的外号。

当时，岳父的一位老战友在职工食堂当管理员。有一次因家里来了亲戚，老战友趁下班少人，偷偷往包里装了点小米，恰好被岳父撞见。“就这一次……”老战友跟岳父说情，希望他“高抬贵手”。“半次也不行！”岳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，“食堂按人备料的，要是人人都往家拿一点，食堂还能正常开伙吗？”
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回家后，岳父让岳母把老家寄来的、平时不舍得吃的一小袋花生米，给那位老战友送去……

奋斗北大荒，情注北大荒。妻子姐妹三人均出生成长于北大荒，从她们的名字中，能够看到岳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：大女儿叫建疆——建设边疆；二女儿叫建华——建设中华；三女儿叫建明——

期望北大荒建设迎来一片光明。

1964年秋，在莽莽草原涌起滚滚麦浪、北大荒建设初具规模之际，根据组织安排，岳父又毫无怨言地带领全家“打起背包”，来到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，开始了另一场“战斗”。

护绿兴安岭

每每说起岳父在林业战线的往事，妻子总是十分感慨。她告诉我，多年的从军经历，让岳父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保持着军人作风。

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，室外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。岳父在家里打着裹腿，准备去巡山。“这样的天气还有人去山里盗伐吗？就别去了。”岳母建议道。岳父却觉得“越是这样的天气越不能大意”，坚持要去林中查看，骑上自行车消失在风雪中。

那天，岳父在山上果真发现一辆装满木材的马车。马车旁边的两个人看到岳父，跳上马车就要跑。岳父追上去，亮出了工作证。见车上的木材没有“打钢号”，岳父断定他们属于盗伐，让把马车赶到场部处理。哪知其中一人见岳父孤身一人，突然上前抱住他，与另一人联手把岳父绑在树上，随即逃跑。

据岳父讲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他终于挣脱绳索。凭借对环境的熟悉，岳父穷追不舍，终于在山下找到了马车，联系场部对他们进行了处理。

妻子告诉我，那时候岳父巡山，有时会带着她一起去。山上有一座40米高的防火瞭望塔，岳父穿着一身旧军装，腰系军用皮带，肩挎军用水壶，手拿望远镜在塔顶认真瞭望的样子，给妻子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“爸爸的帽子上没有红五星，衣领上也没有红领章，但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。”妻子这样说。

1982年，岳父走完了他平凡而精彩的一生。临终前，他向我们提了三个“要求”：一是去世后穿着军装“走”；二是把墓地选在小兴安岭林场的山坡上，继续看守祖国的绿色屏障；三是墓地的方向，要朝着北大荒……

今年，岳父离开我们43年了。他一生没有豪言壮语，也没有特殊功绩，但这些年家里人每说起他的故事，总能在心里荡起一阵阵涟漪。

静水流深。这就是我的岳父包玉山——一名普普通通的共和国老兵。

图①：北大荒开荒景象。资料图片

图②：包玉山20世纪50年代留影。

图③：包玉山巡山的小兴安岭骆驼峰。

作者供图

制图：唐 硕

老班长教给我们的许多道理，大家都记在心里。前不久，炊事班蒸馒头时蒸箱突发故障。眼看要耽误午饭，值班员小赵急得满头大汗。突然，他想起老班长下棋时常说的“弃车保帅”。他当机立断，带领炊事员改用电炒锅分批烙饼。开饭号响起时，餐车上整整齐齐码放着焦香扑鼻的千层饼，大家顺利开饭。

老班长退役前夕，我们拉着他又展开一场对弈。那局棋下得极慢，他反复跟我们念叨：“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破局的机会，关键看你如何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……”

整理文件柜那天，新来的文书小梁好奇地拿起那枚写有“兵”字的棋子。我指着那枚棋子笑道：“这是咱们单位的传家宝，以前潘班长总说——”话音未落，几位老兵异口同声地接道：“小卒过河顶大‘车’，卒子过河当‘车’使！”

笑声在营区回荡，我仿佛又听到老班长手持棋子叩击棋盘的清脆声响。

老班长退役4年了，但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“象棋经”，会在一茬茬官兵身上，不断延续下去……

（王浩然整理）

人物·老兵出镜

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

人们常说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退役军人梁高峰，却把自己比作“铁打的‘兵’”。退役6年，梁高峰的心从没离开过那座营盘，时常想起当兵的日子和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。从退役那天起，他总希望为社会、为战友做些什么，才无愧于自己“曾经是个兵”。

2003年底，高中毕业的梁高峰应征入伍，来到有“天山雄师”之称的新疆军区某师。体能基础较好，训练又刻苦的他，很快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。2005年底，梁高峰因各项表现突出，通过考核顺利留队。

“不仅要争当尖兵，还要带出好兵……”刚留队时，副连长韩旭东的一句话，梁高峰印象很深。当好“刀尖子”的同时，担任班长的梁高峰一直在琢磨：如何带出响当当的兵？

“带兵之道千万条，知兵爱兵是第一条。”在梁高峰看来，带兵就是带“心”，将心比心、以心换心，才能赢得兵心。

有位战友性格内向，平日里不太自信，遇到烦心事也不爱跟别人说。梁高峰看在眼里，出于保护战友自尊心的考虑，他把鼓励的话语写在纸条上，与战友“隔空谈心”。感受到班长的良苦用心，那位战友后来主动找到梁高峰，向他敞开心扉。

2010年，梁高峰担任新兵连排长。因体能基础较弱总给集体“拖后腿”的新兵黄玉，引起梁高峰的注意。了解到黄玉有音乐特长，梁高峰悄悄嘱咐黄玉的班长多帮助他，同时利用训练间隙让黄玉为大家唱歌，活跃氛围。一曲唱罢，梁高峰带头鼓掌。黄玉找到了自信，训练热情更加积极，在班长帮助下，成绩渐渐追了上来。

服役16年，梁高峰曾作为基层优秀带兵人，在全师分享带兵经验。担任某排代理排长时，梁高峰所带排在执行大项任务中表现突出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年年送老兵退伍，年年都会听到那句“永葆军人本色”。2019年，脱下军装的梁高峰，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承诺，踏上返乡的路。

“都说退伍不褪色，我们能为家乡做些什么？”梁高峰参加家乡战友聚会时，跟大家一起商量。

“不如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，名字就叫‘老兵联盟’……”

很快，由梁高峰担任负责人的富蕴县“老兵联盟”志愿服务队成立。那年高考，21辆爱心助考车贴着统一的标签，出现在全县各考点，义务接送有需要的考生。

“我们还联系了考点附近的餐厅，为住得较远、中午不方便回家的考生提供免费午餐。”梁高峰告诉笔者。

“和餐厅联系时，对方怎么说？”笔者问。

梁高峰露出笑容：“餐厅负责人觉得我们的想法很好，还称赞我们‘真不愧当过兵’……”

当志愿者做好事，有的人始于一时兴起，有的人选择毕其一生。“当过兵”的梁高峰，显然属于后者。退役回到地方6年，富蕴县的许多地方，都留下他热心助人的身影。

2021年，富蕴县有关单位组织培训，梁高峰应邀担任军训教官。在食堂做饭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每天准备饭菜十分忙碌。征得同意后，梁高峰每天到餐厅帮忙。“大哥大嫂，你们把饭做好，其他的交给我！”刷碗、打扫卫生……梁高峰干得不亦乐乎。

2022年学雷锋纪念日，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下，梁高峰第一次以“兵教师”的身份走进校园。给学生讲述戍边故事，带学生看望高龄独居老人，到周边社区开展文明宣传……提到

铁打的『兵』 永恒的情

■张辰欣

老兵梁高峰热心公益事业，一心服务为民——



梁高峰，富蕴县第一中学教师马尔江·巴合提连称赞：“‘梁老师’总能给学生带来正能量……”

梁高峰的手机备忘录里，记录着当地许多需要帮助群众的具体情况。逢年过节，梁高峰和富蕴县“老兵联盟”志愿服务队战友们自掏腰包买好米面油，挨家挨户走访看望。“小梁他们每次来，都帮忙看看家里的插线板、热水器、下水道的情况，遇到有需要更换的器件，就记在备忘录里，帮忙换上。”与梁高峰同住一个社区的李阿姨说。

在梁高峰带领下，近年来，富蕴县“老兵联盟”志愿服务队越来越大。参加集体志愿服务之外，许多老兵立足自身，力所能及地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帮助。“比如有位退役战友开包子店，会为环卫工人提供热腾腾的‘爱心早餐’……”梁高峰说，他们这群老兵有着无声的默契——“脱下军装，脱不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使命”。

如今，富蕴县“老兵联盟”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广受赞誉。在人生新战场，梁高峰再次带出一群响当当的“兵”。

平时，梁高峰经营着一家洗车店。走进店内，“拥军门店”的牌匾十分醒目。“现役军人、退役战友来洗车，都可以享受优惠。”梁高峰说，那段火热的军旅经历，让他怀着永恒的军旅情，“能够为战友们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”

为人民服务，为战友服务。老兵梁高峰的劲头，永远是那么足……

上图：梁高峰（右四）组织学生升国旗。

肖国涛摄



近日，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“红色精神代代传”教育活动。图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兵王敏什（右三）为官兵和文职人员讲述革命传统。

徐艺洋摄

老班长的“象棋经”

■徐程程

前几天整理文件柜，一枚有些褪色、写有“兵”字的象棋棋子，从文件夹中滑落。“这好像是以前潘班长留下的。”身边的一位战友说。

“潘班长”名叫潘壮壮，是我的老班长，酷爱下象棋。看着那枚滑落的棋子，我的思绪不由回到2021年底的那个清晨。

那天，大雪漫天飞舞，整个营区银装素裹。《驼铃》的旋律响起，空气中弥漫着离别情绪。服役12年的老班长就要退伍，因为处理其他重要事项晚一些归队，委托我先帮他收拾个人物品。

轻轻拉开老班长的抽屉，3枚三等功奖章和几本鲜红的荣誉证书映入眼帘。奖章和证书旁边放着一盒象棋，木质棋子经过无数次摩挲，泛着如玉的光泽。“下棋如带兵，需将‘车马炮’悉数盘活……”我不禁想起老班长常说的话语。

新兵下连第一天，各班组织文娱活动，老班长用粉笔在训练场边画出“楚河汉界”，带着大家下象棋。“当头炮开局，你敢接吗？”轮到我与老班长对弈，他抬头冲我咧嘴一笑，率先展开攻势。

那场对弈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还是一败涂地。老班长耐心地看着棋盘帮我复盘：“你看这‘马’，走日绕弯，却能出奇制胜。咱们平时组织对抗训练也是这样，要灵活应变……”

后来，我从战友们口中得知，多次立功受奖的老班长，是单位公认的“兵王”。之所以这么说，不只是因为他军事素质过硬，还因为他对“带兵之道”有颇深的理解，总能以象棋为喻，把道理阐释得深入浅出。

下连后，在单位第一季度的考核中，自诩体能还不错的我意外垫底。那夜，我独坐在器械室，心中满是沮丧。老班长拿着象棋找到我：“怎么，

输一局就受不了了？棋盘上丢个‘车’还能翻盘，哪能就这么认输？”老班长摆开棋子，我们下起棋来。前半局他示弱防守，后半局突然用一匹“过河马”直捣黄龙。棋局结束，老班长拍着我的肩膀：“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，永远存在绝地反击的机会。”

老班长带兵，喜欢在战术训练间隙组织象棋赛。他常说：“棋盘如战场，走一步需思十步。”

一次对抗训练，我们小组因配合失误被判定“全军覆没”。复盘会上，老班长没有责备大家，而是摊开棋盘，摆出一个残局：“我方仅存一‘车’一‘兵’，对方双‘车’围剿，该如何破局？”大家纷纷摇头，老班长却巧妙地挪动那个“兵”，步步为营，最终以“老兵搜山”的技巧战胜对手。“看见没？越是绝境，越要沉住气，小卒过河顶大‘车’。”他对我们说。